

若铃医有一方之效足录，则位亦与仲景同等。所以读古人书，当先打破传统偶像之成见，而当以科学之尺度衡量之，然后始有持平之论。”

可见他们都不赞成曹颖甫“唯张仲景独尊”的观点。

章次公作为曹颖甫的得意门徒，他对曹颖甫的局限性似乎感受更深入，对曹颖甫“推崇伤寒方，贬低温病方”，提出了异议。章次公说：“陆氏（九芝）谓‘以温热病治之得当，无不予旬日内贻之以安’。以予观之，实不尽然，肺炎及流行性感胃，旬日内有恢复者，斑疹伤寒，恢复必须二周后，肠热病动辄一月以上，旬日以内能贻之以安，非经验少即大言欺人。往侍曹师，习闻师说，与陆氏相同，以为温热旬日以外，皆缘他医治之不当，予既列门墙，初亦深信不疑，故于叶派医家多有非难，嗣后亲友中寒寒热甫起者，即延予诊治，随投以桂枝、麻黄、小柴胡、栀子、白虎、葛根芩连汤等，无不备尝，譬之逆水上行舟，竟尽心力，而效果殊微，更事既多，始恍然徒奉经方以为名高者之失，转而推用叶氏所创平淡轻灵、滋阴存津之方，以其与西医之待期疗法，不谋而合。”

他对曹颖甫运用峻剂猛剂也提出异议。“陆氏以下利证，是热结旁流，一服仲景之大小承气，便能起死回生，此亦近世经方家之僻见，其所持之理由，是为神昏谵语及阳明府证，下之即愈。予以为下法用于饮食自家中毒，实有必要。用于斑疹伤寒或流行性感胃及原因不明之发热证，其人大便秘结，或不致僨事，然独不能用于肠热病之有神经症状者。若不明此理，误用硝黄，且重其量，可以促成肠出血之危险。古代诊断肠热病之方法，不能如现代之精确，故有此等臆说，叶氏议用桃花汤，实有见地，陆氏攻之，反足误人”。

章次公对叶天士的“轻淡用药”的意义，反而表示理解。“叶天士生当清初之世，海内又安，家给人足，父祖二世以颅凶医闻声江左，叶氏既承家学，又见吴人柔辱，于强悍药石，尤有习惯上之顾忌，其于温病疗法，乃不得不兼采张景岳之遗意，创为轻淡存津之